

ERUCTION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贾玲
庞莉莉 著

二重奏

二重奏



二 重 奏

鹿莉莉 贾 苓/著

中国 青 年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重奏/庞莉莉,贾苓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6(满天星)

ISBN 7—5006—6757—4

I. 二… II. ①庞…②贾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.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(CIP)数据核字(2006)第 004872 号

二重奏

庞莉莉 贾 苓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:100708)

淄博金升印刷有限公司

*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 188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 册

*

ISBN 7—5006—6757—4/I.1349

总定价:200 元



作家近影. 贾苓



作家近影. 庞莉莉

责任编辑 雪媛
装帧设计 高楠
内文摄影 顾波

序言：一片春天的原生林

周蓬桦

如果放在十几年前，这样的情景几乎不可想象——那时候，文学创作在齐国古都这片古老并且生长银塔与管廊的土地还显荒凉。种子埋压于厚厚的冰层期待遥远的春天，人们如此轻视自己的声音，就像哑孩子习惯于自己的沉默。鸟儿用翅膀与啼鸣替代表达，而我们用劳作换回尊严与价值。就在这片曾经诞生了辉煌文明的土地上，突然冒出一群不可思议的文学爱好者，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笔耕，用文字的方式证明着灵魂的存在，庞莉莉和贾苓就是其中的两个。时光一晃到了八十年代中，我成了这片土地上文学建设的参与者和组织者。怎么也难忘记我们一次次在漫长冬夜的美好聚会，交流带给内心持久的温暖与兴奋。怎么也难忘记

火一样燃烧的五月，我们春游，我们爬山，我们到郊外的田野寻找青青的麦田，到一处处文化遗址间感悟先贤的启迪。从野岭刮来的风夹带着一丝寒意，枯干的溜河滩上升起熊熊篝火，青春和欢笑被摄入时光镜头成为永恒的记忆。多年之后，狂风卷走鸟群，大浪淘沙，路面干净，留下来的人是执拗的。今天，在这册著作即将付梓之际，承蒙友人不可推卸的信赖，要我作一篇序言，在忐忑之余，写几句随感式的札记，权作纪念。

一、关于《二重奏》

鹿莉莉的创作近两年呈现突飞猛进的态势，尤其在刚刚消失的二〇〇五年，她写出了《永远停驻的童话瞬间》、《火车》等一批清秀隽永的系列散文，这是齐鲁文坛很重要的收成。她有着良好的学养功底，敏感多思的沉静性格，勤勉的阅读习惯……这一切让她拥有了最好的文字品质。在沙龙式的聚会中，她每一次都向我打听最近读到了什么好书，我本人其实并非高明的鉴赏家，但仍会郑重地将一些自认为不浪费时间的书目开列给她，令我吃惊的是，她都没法把这些书找来通读和研究。有些好书在当地书店根本购买不到，而垃圾却也会热销，上排行榜。一个爱书达到痴迷的写作者，若想不让她的文字闪光，就像天空连续落下太阳雨，落得没有道理。

另一位女诗人贾苓，同样是一位知识面宽泛的写作者，她原本以写格律诗词见长，没想到她的散文也同样的优美。她以灵动的笔触书写温暖的往事，细节真实感人。

亲情、友情、自然界的一草一木，都得到了幽微而舒展的表达，既不刻意煽情，又不刻意煽智，一切都是自自然然朴朴素素。此外，酷爱音乐的贾苓，文字中充满了想象的张力。在这套丛书中，《二重奏》是惟一的合集，就像是两首优美的曲子，组合了两个生命美丽如火多姿态的演奏。

二、我们的写作

我们为什么写作？无论在任何时代，这都是每一个写作者要面对的问题，即便是世界上一些很伟大的作家，亦答案迥异各不相同，有的甚至一生都在苦苦的追问中没有获得准确结论。

很显然，当下的写作已经不能再用世俗的词儿来搪塞。如果事情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你完全可以说为了某某“使命”。即便是在新世纪的曙光照临之后，市场经济占领思维的桥头，文学面对着自身的边缘处境，写作者们仍然会心一笑，比较一致地达成共识：写作，不过是为了寻找同类，那个在别处生活的朋友，他或她发出与自己相同的声音。但几年过后，人们才恍然大悟，明了写作原本就是一种很个体的劳动，过多的同类参与反而对写作的品质有害。文学原本就是孤独者的呓语，是灵魂不断完善、自我教育和提升的过程。生命伴随着身体的日渐微弱，是那样诡秘多端，需要自醒者不停地反思和追问，而写作本身不过是在记录这个美好的过程，一个生命从低处的需求向高处渐变和完善的过程。如果一个人对时

间没有感受,他的写作无法延续深入。如果一个人对生活没有观察力,他的人生必然浮飘和追逐世风,盲目从众。

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写作的缘由。文字的参照、记录、虚构与宣泄,让我们活得更更有滋味,内心充实,气定神闲。

我有时想,写作的美好过程,从开始到结束,它甚至不需要读者,不需要进行世俗的比较,连评奖都是多余的锦上添花。因为写作的乐趣是无法与他人分享的精神盛宴。

“孤芳自赏”这个词儿,用在写作者身上,是个多么巨大的赞美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固执,才使写作变成了一件轻松愉快、幸福无比的事情。

是为序。

2006年1月22日于齐鲁

目 录

序 / 1

第一乐章 飞翔音画

我的乐章 / 3

岁末巴赫及其弗来门戈 / 12

起舞《佛利亚》 / 16

雨天的科庸巴巴 / 20

永远停驻的童话瞬间 / 24

灵魂与灵魂的对话 / 37

都市人的童话 / 40

莫奈的夏天 / 43

思想在歌唱 / 46

第二乐章 岁月浓香

弥散在空气中的味道 / 51



- 西山旧事 / 54
温暖的方言 / 63
咀嚼秘密 / 66
随尘起舞 / 69
铁马冰河入梦来 / 72
白日梦 / 76
天问 / 79
一种境界和一个人 / 82
梦,在遥远的记忆中 / 87
自由·天一·情趣 / 97
粒儿 / 101
沙幻 / 108

第三乐章 花事缤纷

- 秋事杭州 / 115
北九水手记 / 127
空山有念 / 134
春天,我只在简单中 / 137
又是秋天 / 142
走出春天的忧伤 / 145
紫色的记忆 / 150
原野上的曼陀罗 / 154
人间芳菲四月天 / 158
野草莓 / 165
七月池塘 / 169

栾红一树秋 / 172

与一棵树对视 / 177

对一座诗性村庄的解读 / 180

感受北九水 / 184

缓慢的夏天 / 187

第四乐章 飞鸟之羽

列车飞驰 / 193

恺甲女人 / 201

战争的悖论 / 209

公司子弟：词语的消失 / 212

微恙 / 216

2004：关于理想的思考 / 219

红色随想、烟花、爱情及其它 / 222

后记：我们的二重奏 / 229



【第一章 飞翔音画】

——当长笛遏止于云的那一端，揣藏于心底的喜悦和忧伤就这样轻易地倾泻了出来。

我的乐章

1. 帕卡贝尔的卡依——永远说不清的情结

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走进了巴洛克。也许是那个凌晨,那个耿耿不寐的秋夜。

空空荡荡的屋子里,灯盏寂寞地亮着,亮得有些温柔,又让人有些慌乱。我放进最后一盘CD。它开始转动的一刹那,音乐回荡起来。哦,是《卡依》。

当《卡依》轻轻剥开罩住我心的厚厚帘幕,我便无法矜持那些虚伪的坚强,而任从心底涌出的热流,放肆地在脸上流淌。这时,窗外的风止了,月光缓缓地拨开了云彩,深情地照着我,斜倚在墙脚的我。

这怎么会是我呢?当长笛遏止于云的那一端,如月落寒潭般地明澈逼人,我揣藏于心底的忧伤就这样轻易地给倾泻出来了吗?而那亘古不变的深沉的回旋,却又是如何的温厚,柔软得足以让我情愿把躯体一寸一寸地化去。

曾经以为可以把忧伤藏得很深,深得无人可以触及。而我发现我的忧伤竟如流动的冰,怎么能够经得起那般温柔的触摸?曾经自信永远不会感动,而这份近乎于虚伪和焦虑的自信却被《卡依》的宁静与和谐

轻易粉碎。原来我的自信竟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吗？曾经把自己包藏在冰冷坚硬的盔甲中，试图扮演最冷酷最坚强的勇士。但是《卡依》啊，我的伪装为什么却是如此的不堪一击？

《卡依》徘徊在我的周围，伸手便可触摸到。真实存在的《卡依》，如风从脸颊上滑过，如水从我指间柔过，而当我企图攥紧拳头，它却毫不迟疑溜走了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它便轻轻地回游于我空空荡荡的胸腔。这时，我长长的头发饱满紧张起来，《卡依》便如鱼一般自由穿梭于我如弦的发丝上。

《卡依》是我永远也说不清的情结。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，它总是时远时近在无形中跟随着我，或许会在不经意间与我相视一笑。而在那短暂的会心一瞥中，我感觉到的是和谐、圆融、温暖与爱抚。于是，我的心便澄静如虚拟的天空一般，蓝得只可以容纳大朵大朵的云彩，白色的云彩。

常常望着蓝色的天，蓝色的天上，白色的云彩，傻傻地胡思乱想着遥远的未来：当我的生命消失的时候，卡依会流到哪里去呢？它会随我一同去天国吗？而在我虚幻的天国里，卡依才是永恒的主题。

我分明知道卡依早已是我身体的一部分。

2. 巴赫 - 恰空——人性的声音

当西盖蒂用他的琴弓在弦上擦出第一个和弦的时候，我的心顿时便给牢牢地抽紧了，紧得看不到一丝光线，却一滴一滴地渗出了鲜血。随后便有或是温暖或是冷峭、或是平静或是焦虑的主题变奏相互变幻着，抽丝剥茧般地一层层把我剥开，于是我的心便赤地裸露出来。

很早以前听到《恰空舞曲》时，最令我惊奇的是巴赫用一个恰空的主题，竟然写出了三十二个变奏！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听，一

遍又一遍地数：八小节主题性格悲壮，含有悲伤的色彩；D小调的十五个变奏，是全曲的主要段落，把巴赫对这世界的热爱流露得既真切又动人；富有神性的旋律掩盖不了他作品中最人性的声音。像群山连绵起伏地延伸着，像大海的波涛一浪接一浪地呼吸着……严谨的对位掩盖不了他无比丰富的情感。转入D大调的十个变奏，情绪渐渐明朗起来，带给人的是清新的格调。尤其是D大调的第3-5个变奏，一扫主题的哀伤与忧郁，充满了清宁与安详，明快而清澈的高中音后面，衬托着低音的稳健，使之轻巧而不失和谐宁静。再度回到D小调的变奏，宛若山间的一溪清流（巴赫的名字Bach在德语中即为“小溪”之意），蜿蜒地流淌着沁着主题的淡淡忧伤，仿佛记忆着的过去正涓涓地流向未来……呵，如此繁杂的结构，建立在同一个主题上，却毫无雷同之感，或许只有巴赫了。巴赫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奏技巧，用复调主题间以单音旋律的音响对比的写法，在以单音曲调见长的小提琴上，奇迹般地再现了管风琴的宏伟音响，构成一幅瞬息万变的交响画面。正如德国音乐学家施威策尔所叹：“巴赫用一个简单的主题，呼唤出了整个世界。”

我沿着那源自西班牙的主题，始终流淌在古老的河床，幻变在亘古不变的河床，时而冷峭得虚渺时而亲切得真实。而冷冷流淌着的变奏影影绰绰间便自然流露出了巴赫的底色，巴赫的气氛。巴赫以他那种一惯平和而冷冷的神色，丝毫也不理会世间的喧哗，不动声色地掀起了窜动在风雪中的火苗。就是这冷冷的火苗，一点一点把我内心的激情点燃，让我狠狠地爱上了巴赫。

一直认为巴赫是个只为神写作的人，或者干脆他本人就是神，遥不可及的神祇。他的那些管风琴作品和大量的宗教音乐尤其让我坚信这个看法。而在《恰空》中我听到了什么呢？和谐与不安、冷艳和凄凉，悲情和华丽，圆融的灿烂和棱角的冷峻甚至还有一丝